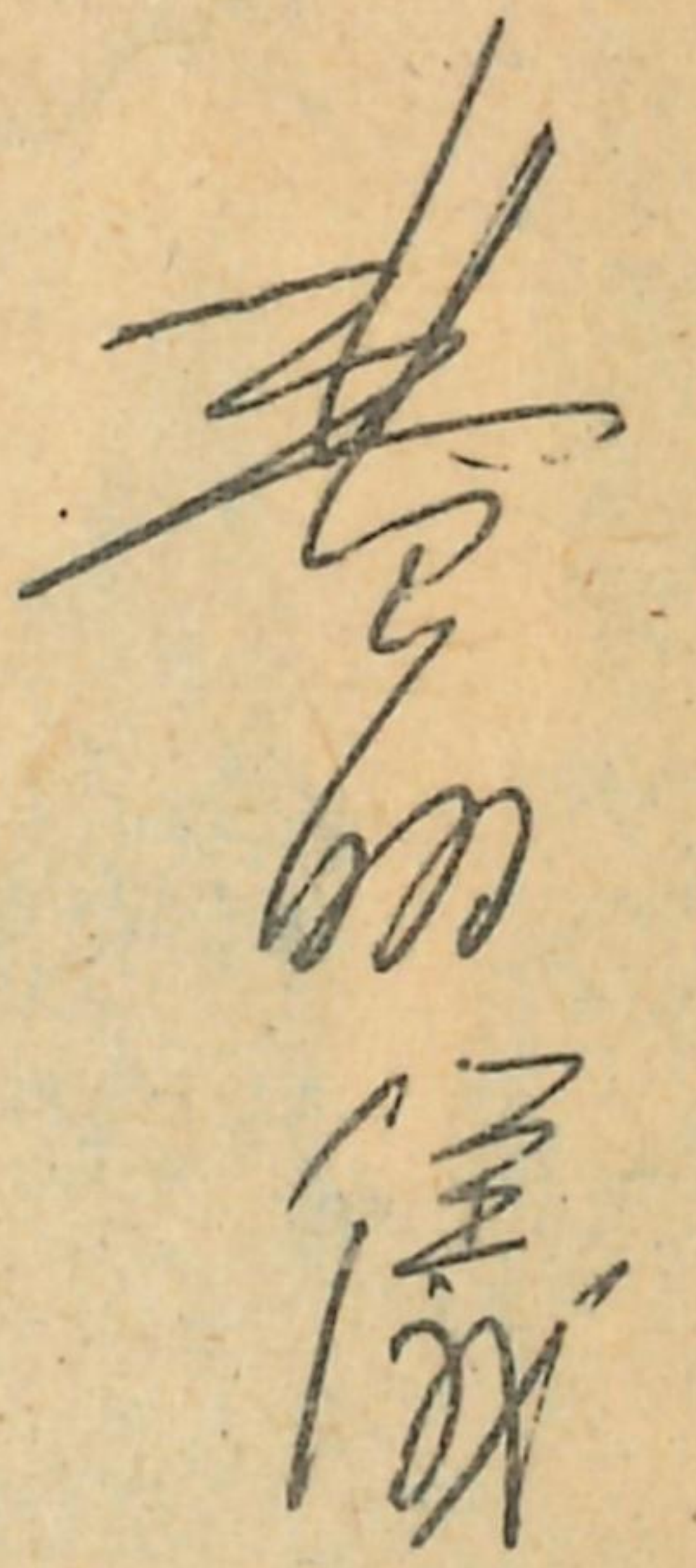


回國演唱



作爲一個演唱家（或演奏家），一旦決定了音樂會的日期，就得上台；沒有人理會你平時的練習和成績，也沒有人關心你當時的情緒和健康，人們只認識舞台上的你，人們根據舞台上的表現來評定你的藝術價值。我們爲了探求「藝術」的真理，可以和任何人爭論到底，甚至忍受苛刻、無理的批評；下了決心以生命奉獻給「藝術」，生活是艱苦的、寂寞的。然而，這種艱苦的寂寞往往能帶給人最豐富、最甜美的果實。這是我的信念。

在過去幾年，曾經多次的在美國、歐洲、紐西蘭以及東南亞各地旅行演唱；越唱得多，越覺得「音樂」的奇妙。我覺得單是自己唱還不夠，應該有更多、更多的人來唱才好。「音樂」和我們有着密切的關係，它表現了人生，訴說我們對愛、恨、喜、怒的感受；如果沒有一「音樂」，人們的生活一定會變得乏味。「明儀合唱團」就是在這樣

的動機之下產生。明儀合唱團「現在有五、六十位團員，包括初學者、社會的小伙子；七年來，雖然爲了出國深



造而離開，跟着又有新的團員加入，循着普及和推廣音樂的宗旨，每星期不間斷的聚在一起練歌，經常一起參加電視、電台或者音樂會的演唱。

民國五十五年冬應邀初次回台演唱，當時已許下心願：一定要帶「明儀合唱團回來」！去年四月再度在台北國際學舍舉行獨唱會，更加强了要讓「明儀合唱團」來台灣的決心；這次應該謝謝許常惠教授的鼓勵和愛樂雜誌的支持，「明儀合唱團」終於成行了。團員們又興奮，又緊張，高興的是盼望了已久的回國旅行計劃得以實現，擔心的是生怕練習得不够好。「明儀合唱團」仍然年青，我們在演唱方面是絲毫不敢怠慢的。

許常惠教授提議我們多唱中國歌，所以這次回國演唱，音樂會的一半節目選唱中國藝術歌曲和中國民歌；其中有林聲翕教授特別爲我們撰寫的「你的夢」（徐訏詩）和黃友棣教授近作民歌組曲「迎春接福」等。儘管我們很認真的學習巴哈、莫札特、貝多芬或其他西洋古典作品，富有中國風味的藝術歌曲和民謠，仍然是團員們最喜歡唱的；我們不能把中國歌唱得西洋化，使它失去了民族性的親切感，更不能使樸實無華的民謠商業化，像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小姑娘，塗得滿

臉脂粉，庸俗不堪。中國人應該懂得唱中國東西，也有責任把它唱好。高度物質文明使人類的社會變得複雜，世事無常，人們疲於奔命；似乎煩惱、憂慮、恐懼和失望，隱藏在每一個陰暗的角落裏。偉大的音樂家，並不會因爲作了一些優美的

旋律而感到滿足，他們的希望是藉着「音樂」，使人們對宇宙、對世界有一種新的體驗和理想。通過「音樂」，我們會發現，人生竟然是如此的美妙；而「明儀合唱團」也將懷着無限欣喜的心情，唱得更加興高采烈。

吾友費明儀

王敬義

認識費明儀，是一件很偶然的事。去年秋天，香港舉辦音樂節的時候，遠在美國費城的名交響樂團指揮董麟也飛到香港來了。我們要和董麟作一個訪問，便邀女高音費明儀擔任訪問者。我打電話給她，她很爽快的答應下來。爲了和董麟作好那次訪問，費明儀和我用掉一個下午和一個上午的時間。儘管如此，在安排上還是顯得倉促。「董麟訪問記」刊出之後，反應相當好。以後我才知道，費明儀本人教聲樂，課程排得緊湊，當時，她又在爲自己的演唱會忙著，她爲那次訪問勻出的時間，是一個很大的犧牲。但整件事令我印象最深的，仍是她表現的那份從容。她沒有在事前誇張「忙碌的時間表」，也沒有在事後渲染犧牲和貢獻。

和費明儀越熟，越能發現她性格中這一品質的難能可貴。她從法國音樂學院（Schola Cantorum）畢業，是名聲樂家 Lotte Schone 的高足，演唱是她的事業，不足爲奇，但她不嫌勞苦不避麻煩組織了一個擁有五十餘位團員的合唱團，這就不是沒有理想的人所能做到的了。她要爲合唱團籌經費，接洽演唱的時間，耗去她不少的精力。她不僅個人熱愛音樂，且視音樂爲一種教育，要把它發揚光大起來。看她忽而新嘉坡，忽而美國的奔走，證明了她是這個理想的力行者。八月間，她又把隊伍拉回國內來，讓國內的聽衆有機會聽到海外新一代的聲音。讓我在這裏祝福「明儀合唱團」永遠成功！